

營寇裘親仰其仁明二十有餘  
年。既而余寔仕于本國。然亦間  
年。樞承于

今侯于東都之邱者。猶

老侯在位之時焉。故每聞其所  
言行。日益多矣。况親信左右於

夙夜之者乎。士雲以剋楚亦列  
其十一之謂耳。余嘗竊欲有此  
篇。而非外臣之所可敢為也。今  
見士雲之所錄。實適我願。為題  
其首以遺之。尾張國校督學細  
井德民撰

翹楚編序

臣鵬掌川楚

不識公以下世世先君之嘉言善  
行名曰翹楚。然奕世之久。行事之  
多。未能畢其業。今年世子出就外  
舍。

老公慎庭訓。誠牆面。建師傳保。以

其任左右前後之職。書過徹膳。進善敢諫。無一不備。可謂盡矣。蓋子之於父。無不謂吾父仁。無不謂吾父智。况

老公之仁智而

世子之孝順乎。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當以時。

老公之言行常置諸案。則於其助繼典述。不無小補。是所以別錄其言行。敵之几右也。明君之言行。無言不嘉。無行不善。何止數十條。若夫遺漏。尋將錄焉。寬政元年十一

月 致仕臣 源鵬謹序

譯麴楚編

公名泚，憲高，錫候，秋用種，其第二子，寶曆中，老公請

以為子，明和四年代立，年十七，在位十九年，天明

五年告老，就國，年三十五，營宮於月城，居之。公初

與稱柿丰，入為世子，更名車，出尋改車丸，名勝  
用公賜偏諱，名治憲，為後四位，彈正，大弼，尤好學，  
其講學之堂，曰誓古，寢曰白鶴堂，及秉章閣，自號  
龜山園，曰紫霞，已老，稱龜前守，居月城，曰南亭，又  
名餐霞館，手書所題，有此數名，故今具著於此。

公世為子，在江都，嘗謂馬有一小臣，新自米澤至，鄙

樸不嫻事，誤入侍，稍近，公所為人呵，退，錯愕，走匿，

傍舍籬下，久不得出，遂小遺，或見之，言小臣不敬，

宜問姓名謹責公徐顧曰予方觀騎不知有渡者也。不復詰問。

為世子時國忌具淨饌有異鱗貼芋子行食者失色。

公悟反芋掩之伴為不見終無一言。

為世子嘗齊近臣進烟盤侍者曰齊改火此火不宜進不敬公曰不識作炭用何火勿問可矣。

為世子聞民窮困嘆曰吾當祚節約自奉如今且則庶幾為賑恤小補後果如其言世子費用歲二百九兩一分至位即無有所益也。

公初即位度支益困蓋本藩在後越封無知幾其

巨萬遷會津百二十萬石及遷米四三十萬石而  
又減其半君臣皆囿於故習不能遽為節約加以  
大小士臣無慮五千家俸祿雖降殺通計不減十  
二萬石昇平已久儀等禮典有加無省歲計不足  
仰給富商窮日甚因循如此必至厚歛於民公深  
知其弊木棉之衣歲歲不貳曰我以為是為民率在  
位十有九年儉勤如一日已老亦不改古言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如公可謂克有終矣。

公好學師事平洲鶴臺大壘木洲諸先生執弟子禮  
雖本藩臣其所受教者待以優禮常請平洲講經

堀内忠龍曰公就國初免民  
租稅當是時費財困乏能有  
此事公之節用可知而已矣

先臣以下外班諸臣皆侍聽。一日公有事蚤起，屢坐睡。既畢，進謂平洲曰：寡人聽講坐睡，失禮甚，不知何以謝罪。君臣悚然斂容。

公卽位，初就國納式，鄧勝進女為側室，造後宮。歲適旱，公曰：天旱如此，雲祭不驗，後宮之營何暇及之。卽日輟之。

公既就國，欲知民疾苦，每推烏銃行獵，入田圃者農作，或過民家共語。旱曠水潦，莫不親巡撫。安永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有老嫗踵北門言將之。公尉詰之，對曰：共公納獻，福田資土俗納獲已畢，為資名。

福田資，蓋祈年之義也。每門辭如之，遂至厨下，資一苞，并糜豆粉上之。侍臣以聞，公曰：媪悃悃不忘前約，因命賜酒食及金，厚慰遣之。初公出游，後者皆後日暮見老嫗方收稻，伴為士人助之，問何種，以糲米對，公乃戲曰：然直饋福田。既知其為公來獻也，其他有獻布若棉布者，曰某村老嫗所紡績，使其婦織，曰某村老嫗所織，是類甚多。公輒曰：老者厚意自服之，或以獻老公，寓錫類之意云。

公方富，春秋愛敬老者，在國者不論內外臣僚，其耆年行義修謹，若有技藝者，夜間召燕語，飲饌假菓。

擇其適口者賜之安永六年冬初設養老之制士  
臣年九十以上召之公宮聽乘轎至中階公與老  
公坐第二室老人謁於第四室宦從長贊拜賜  
親御第三室殷勤慰問老公賜金公以時服尋賜  
酒食亦親諭之具極款曲令其子婦若孫從周旋  
扶持裝飯益羹共其在家無異無論待坐親見其  
傳聞者皆曰若老之不可不敬父母之不可不養  
其如此子於是人悔前日事親之未至而思慎  
其後公亦見諸臣子孫之奉其父祖和顏一怡色  
愛養備至以為子事父母固當如此公候貴人車

△先世賞孝子固不  
可勝數公在位僅  
十九年孝行卓絕  
賜賞者凡八十五人  
孝子不置永錫再  
類公既篤孝其所  
以視民者至公至孝  
子之衆多職此之  
由耳

父母終不免於踈遠耳恨與老公異宮不得且暮  
奉養每請老公上食欲親饋因請老公不可固請  
得之後以為常又召農高年九十以上各至所司  
皆就見之大概如見士臣之儀唯賜時服者易以  
米既而曰邪寒時臣見非安老者之道且羞老朝  
不保夕恐或不及期而死故每首春就其家賜之  
△老公好金剛此散樂極其秘與諸技藝中所尤喜公  
學習日淺不至篤好未嘗有自舞既以為老公雖  
云康彊而齡已高以娛餘年唯在舞樂以我不甚  
好之故或難於為之則不可我若自為老公必樂

從是每為舞樂先期習之臨綴請老公指授之公  
盡心奉養皆是類也

公在江都見伶官金剛手耶年老技益進謂老公在  
國已經一紀其技亦有進則必思三耶技之進若  
請三耶往老公必悅因請手耶携弟子三二人之  
來澤以八月行至十月而還

舞臺在中城公在江都時中城堅鎖難於開閉老公  
或不能如意公知之天明二年新造舞臺於南山  
館

南山館築假山引流泉營藝頗壯未完屬節儉令下

老公慮其糜財廢不作公聞之曰老公所樂何用  
過慮因多命夫工趣成之

公朝江都召予謂曰我在國屢請老公宴飲意令寂  
莫然駿州就國時有延請但新田國小限外食饗  
有司必不能辦且供膳屢豐則老公意亦不女秋  
夜之月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臨時設薄具可矣我  
應為助費慎無使老公知卿告四郎危衛門裁酌  
為之甲弟危衛門河野氏新田誓御也予乃往見  
諭以公旨以金附之

公既告老無事常從老公舞樂嘗謂予曰頃者為舞



樂非獨我所習欲并直所業盡記之殊為念劇但  
游衍以代服勤非我意所安然老公不以此罪我  
也舞樂幼時小兵衛所教今畧記之小兵衛之惠  
也予對曰君之言及是小兵衛聞之感恩無極抑  
君既思其惠益速賞之古人之賞不踰時亦為人  
生無常後悔無為也公欣然曰諾日暮予退降籬  
老司馬招飲酒酣山岸亦助空謝有公事是以後  
遂坐予側耳語曰黑金小兵衛可謂榮矣予問如  
何亦助曰公命召小兵衛賜之外套曰鵬也教我  
報德公以告我而子陽為不知何耶夫是事發於

予而又自記之廣有夸毗之嫌且使小兵衛聞之  
亦不可然公之令德不可不記也公思小兵衛之  
教舞樂而稱其惠又從予之言皆出於篤孝之餘  
一舉而衆善具焉予何為避小嫌而掩鴻美哉  
公懿德恭儉平生善行不可勝記今姑錄其一二理  
官決薄刑為減食羹散擇其尤不嗜者少嘗之天  
明四年四月當觀江都前年與羽大饑公食不甘  
味寢不安席盡心賑濟國人賴以全活至此為民  
尚不安欲且留撫之然素悒損不欲有存恤之名  
因上言脚痛再發難乘輜遠行既得請非乘輜不

出公宮距南山館百餘步晨曾定省尚乘輜至十月區畫略完初辨疾愈南上

公既配夫人夫人有疾未寧同寢屢請置妾公曰國

有側室江都則有夫人在焉諸臣孰有薦室後從

者耶峻拒不聽堀內忠龍曰夫人大次見嘉應身極短小如十歲許者公安愛護無野不至老公久在國不知其短是公

△時謂侍臣曰今假豈手我女不歡乎向燕生育也而亦無敢以實公已下節儉之令在國常食於後宮世子隔坐側室

白者老公頗以為憂夫人嘗後致其遺衣於老公在下皆侍食世子尚幼問側室曰烹調鹹淡孰佳

見其在殊短喙泣曰我負於對曰妾無嗜好然與其淡也寧鹹世子又以問公

應山矣此不成人也渠終身行夫婦禮曾無一言公曰人所調常適口耳

又不置妾膝我無辭以謝謝鷹馬山也感涕久之天明三年為世子聘山内氏饗于作休酒間將移於

老公亦英遇果漸然深服公之德行雖願未事不與公謀則意不能決每自雁馬山男言未嘗不得我心也

寢監膳兼沛女四郎召膳夫問供具膳夫退檢規

忘造餘已移慈進茶須先以餘於是厨官請罪膳

夫曰縱令厨官有遺忘食以丹我所掌罪在我也

女中郎因急命分遣數人於假菓鋪各致其所有

製治頗粗具餘密以狀白且請罪公視餘曰勝予

所余遠甚大都固無所不有也嗟賞不已不復問

其罪

浚明公以天明六年九月八日薨公每月八日素饌

是時常食於後宮庖人供具以授女使故監膳不

得視膳八日晨饌誤進魚公見之日凡事慣習已